

## 第一章

一些留着胡子的男人，身穿黑色衣服，戴着灰色的尖顶帽，其中还有几个女人，有的包着头巾，有的什么都没戴，站在一座木建的大厦前。大厦的门是用结实的橡木制作的，上边钉了很多大铁钉。

建设新殖民地的人们，不管他们当时怎样计划人类品德与幸福的乌托邦，肯定会从最先的根本需要着手，划出一片处女地当墓地，另外一片建监狱。按照这一惯例，我们能肯定地推断，波士顿的祖先在谷山附近修建第一座监狱和在以撒·詹森领地上划出一片地作为第一个墓地的年代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后来就以詹森的墓地为中心，在皇家教堂原来的地方渐渐地建成了许多墓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这个城镇建成十五至二十年以后，那个木制的监狱就已经显现出气候毁坏和时光流逝的痕迹，给它那可怕和恐怖的门面添加了一些阴暗凄惨的景象，使它的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活的锈迹看上去比新大陆的一切陈迹都更加古老。像所有和“罪恶”有关的事物一样，这个监狱好像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青春。从这所难看的大房子门口，一直到布满车痕的街道，有一块草地，上边茂盛地生长着牛蒡、蒺藜、毒草和各种很丑陋的花草，这些丛生的野草很明显和这块土地有几分意气相投，在这块土地上早早地就出现了文明社会的黑花——牢狱。

可是在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槛上生根，有一簇野蔷薇，在六月里，盛开着美丽的如同宝石般的花朵，让人不禁想到，当囚徒从门口进去或者当已经判决的犯人走出来受刑时，它把芳香和娇艳呈献给他们，以此表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对于他们真诚的同情和仁慈。

这簇野蔷薇因为一种奇特的机遇，经历了无数的劫难，而永远充满生机。我们暂时不去费心思确定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使这簇野蔷薇活了下来，只是由于曾经庇护它的那些高大松树和栎树已被砍伐，从而让它在残酷的荒凉中幸运地存活下来呢，还是由于像确凿的证据所证实的那样，传说是在圣徒安妮·赫钦森跨进牢门的时候，从她脚下的土地里出来的？我们的故事将由这不祥的门廊开始，而最初就看到了它，我们不能不采下一束花献给各位读者。我们希望：途中看到的所有美好的道德之花由她作为象征；而这个讲述人性脆弱与悲伤故事的凄惨的结局也将由她来进行缓解。

## 第二章

大概两个世纪前，一个夏日的清晨在牢狱街，监房前边的草地上，站满了众多的波士顿市民。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钉满大铁钉的橡木大门。要是换成其他的老百姓，或是推迟到新英格兰后来的历史阶段，那些蓄着胡须的善良人们那严酷冷漠的面部表情肯定会使人认为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也许意味着一个众所周知的罪犯将前来接受他预期的刑罚，而法院对他进行的惩罚，也正是在公众舆论上的判决。不过在早期清教徒冷酷的性格中，很难确定将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或许是个慵懶的奴仆，或者是父母亲自送到当局的、一个不孝的孩子，将在鞭刑柱上遭到惩罚。或许是个唯信仰论者、一个教友派教徒，或者是任何异端的教徒，将被鞭答出城。或许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印第安人，喝完白人的烈酒在街头寻衅闹事，因此要给予鞭打，最后被赶到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的森林里去。也很有可能是个女巫，像那个地方官的遗孀希宾斯老太太一样阴险的老巫婆，将被处以死刑，送到刑台上。无论是什么情况，来观看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庄严肃穆的神情，那种和他们的地位相符的神情。他们将宗教及法律几乎完全看成一体，而二者在他们的性格当中又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所以所有关于公众纪律的条例，不管是最轻的，或是最重的，都一样使他们尊敬

而畏惧。是的，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从这样一些旁观者身上得到的怜悯是又少又冷淡的。此外，现在只代表着一种被人讽刺的惩罚，在那时候却可能被赋予和死刑同样使人畏惧的色彩。

有个情况需要留意，在我们故事开头的这个夏天的清晨，人群里的几位妇女对将要发生的任何惩罚都流露出浓厚的兴趣。在那不是太文明的时代，身穿衬裙与撑裙的妇女在街头巷尾走来走去，只要有就会摆动她们肥胖的身体朝绞刑架旁边围观的人群挤去，这在那时候完全不会被视为什么羞耻的事情。在古老的英格兰出生和长大的那些少女和妇人，与她们六七代以后英俊的后代比起来，在精神方面和体质方面一样，论品质更粗鲁；因为，经过家世继承的系统，每一代母亲，虽然不曾让她的孩子们在性格方面比自己更不坚定，不过也会让她们的形态带着几分含蓄，容貌稚嫩但不能保持太久，身体比较纤细而柔弱。那时候站在牢房门口的那些妇女，和那可以称作女性代表的、具有男子气质的伊丽莎白，是隔着只有半世纪那时代的人物。她们是同族女性：她们家乡的牛肉和麦酒，还有那没有进行任何改良的精神食粮，大量地充斥着她们的身体。所以，清晨明媚的阳光所照射的，是宽阔的肩膀、丰腴的胸脯以及又圆又红的脸颊；她们都是在很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的，还不曾在新英格兰的环境中变得更白嫩、消瘦。特别让人注意的是，这些主妇们大部分人一说话就粗声粗气的，如果在今天，她们的言语不管是含义还是音量，都能令我们感到吃惊。

“太太们，”一个严肃的五十岁左右的夫人最先说话了，“我想告诉你们我是怎样想的。如果我们这些不再年轻、在教会中小有名气的妇道人家，能让像赫丝特·普琳那种坏女人得到惩罚，倒不失为公众做了一件极

大的好事。你们是怎样想的，女人们？如果把那个贱货让我们此刻站在这里的五个姐妹来审判，她会得到像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长官们对她做出的判决，而这么容易地蒙混过关吗？哼，我是不会相信的！”

“听说，”另外一个女人说，“她那虔诚的教长迪梅斯代尔牧师，由于自己的教会中出现了这种丑事，特别难过。”

“几个地方长官都是尊敬而畏惧上帝的绅士，但是太仁慈了——这一点儿没错儿，”第三个，一个年老的女人说，“至少他们也应该在赫丝特·普琳的额头上，用烧红的烙铁留下一个印迹。我敢说，如果那样，赫丝特太太才不会那么毫无顾忌。不过如果他们在她衣服前面贴个东西——那个不知羞耻的贱货——才不管这些呢！看吧，她会用一个胸针或其它的某个异教徒装饰品把它掩饰起来，还像以前一样仍旧神气十足地招摇过市！”

“哦，但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媳妇低声说道，“如果她要把那记号掩饰起来就由她去吧，不管怎样，她心里都会很痛苦的。”

“我们说什么记号和烙印，管它是在她胸脯还是前额呢？”另外一个女人喊了起来，她在这几位以法官身份自居的女人中长得最难看，也最无情，“这个女人把我们大家的脸都丢尽了，她就该死。莫非没有管这种事的法律？有，《圣经》与《法典》上都有明确的规定。让那些不按法规行事的官老爷们的老婆女儿也去干这种事儿，去自食恶果吧！”

“老天哪，婆娘们，”人群里有个男人嚷道，“女人除了畏惧绞架以外，莫非就没有其它的什么德性了？那些话都说得太狠心了！住口，马上，碎嘴子！现在要开牢门的锁了，普琳太太马上就要出来了。”

牢门由里边打开，就像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强烈的阳光下，最初露面的是个长相丑陋的狱吏，他身上佩着刀，手中握着权杖。这个人的外貌是

阴险、严酷的清教法典的象征与写照，他的任务是给罪犯最后并且可怕的一击。他左手高举权杖，右手揪着年轻妇人的膀子把她往前拖；来到门槛前，妇人把他推开，她的这个动作表明了她自然的庄重和执拗的性格。她好像是自己情愿跨到门外。她抱着个孩子，一个大概有三个月的婴儿，一边眨眼，一边在那异常夺目的阳光下转开她的小脸；因为从她来到人世以后，只看到过土牢或者监狱中其它暗室的黯淡光线。

这名年轻的妇人——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她整个儿出现，站在人群跟前时，她首先要做的，好像就是搂住那个婴儿，紧紧地贴着前胸；这举动与其说是源自母爱的冲动，毋宁说她借此能够掩盖那缝在她衣服上的记号。但是，她立即就知道了，用使她可耻的一个记号来遮掩另外一个记号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干脆用一只胳膊托起孩子。尽管她的脸通红，却现出倨傲的笑容，用没有丝毫愧疚神色的目光打量着她的同镇居民与邻居。她裙袍的前边有一个用红色细布做成、四周用金丝线仔细绣成精致花边的一个字母 A。这个字母制作精巧，饱含着许多美好的想像，配在她穿着的那件衣服上简直成了一件完美而精巧的装饰品。她穿的那套衣服也很漂亮，和当时的审美情趣相符，不过却极大地超出了殖民地节约的范围。

这个少妇身材细长，体形极为完美。她长着一头美丽的黑发，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发光。她的外貌漂亮端庄、妖冶动人，另外加上那弯弯的柳叶眉以及深邃的黑眼睛，更加使人心醉神迷。就算依据那时候崇尚的优雅华贵的女性风范来衡量，她也被列在贵妇人之中。她的气质蕴含在尊贵典雅之中，而并非流于现在人们所喜欢的那种细长娇嫩和无法形容的优雅。就是以当时的观念来说，赫丝特·普琳也从未像迈出牢狱的这一瞬间一样更像贵妇。那些先前认识她的人，原以为她经历了这次磨难以后，会大不

如以前，结果却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们面前的她，比以前更加漂亮了，甚至把她身边的不幸与耻辱聚成了一个光环。但是，对一个敏感的观察家而言，很容易就会看出这里面有种难以觉察的痛苦。她在监狱里专为这一场合，大致依据自己的想像设计和做成的这身衣服，好像表露了她的这种心态，以其特有的狂妄而又精巧独特的风格来尽情流露她从绝望变成毫无顾忌的情绪。但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并且实际上也改变了穿那身衣服的人形象的却是那个她胸前绣得极其精巧的闪烁发光的红字。以至于认识赫丝特·普琳的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感到他们好像是初次见到她。这红字表现出一种魔力，让她脱离了一般的人际关系，并且把她封闭起来。

“她确实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一个女人说道，“这不知廉耻的贱人，实在是与众不同，有哪个女人曾和她一样如此在大家面前展览？啊，女友们，这不等于无所顾忌地嘲讽我们可敬的地方长官么？这不是用这些高贵的大人先生的惩罚来耀武扬威么？”

“我认为，”一个神情严肃的老太太轻声说，“应该将赫丝特太太那件华贵的衣服从她那美丽的肩上脱下来；她绣的那个非常精巧的红字呢，用我得风湿病时用的法兰绒布片代替倒更好一些！”

“啊，小点儿声，街坊们，小点儿声！”她们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同伴轻声说，“不要让她听到你们讲的话！她绣的那个字，一针一线都刺在她的心里。”

这时候，神情严峻的狱吏挥动权杖示意。

“请让开，各位，看在国王的份儿上，请让开！”他高声喊道，“请让条路。我向诸位保证，我会让普琳太太站在男女老少都能看到的位置，从此刻到下午一点，大家都能观看她奇异的服饰。上帝赐福马萨诸塞州

殖民地，把罪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走吧，赫丝特太太，去市场展示你的红字！”

旁观的人群里立即让出一条小道。狱吏在最前面，后边是许多神情严峻的男人和面部冷酷的女人，赫丝特·普琳朝那给她指定被惩罚的地方走去。一些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小学生们，在她前边奔跑，他们不知道眼前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为此给他们放了半天假。他们不停地回头注视着她的脸，她怀里抱的眨着眼睛的婴儿以及她胸前那个有失脸面的红字。当时，牢门和市场之间离得很近。但是，如果凭囚犯的体验进行测量，也许是一次路途遥远的旅程；因为尽管她昂首前行，然而在人们咄咄逼人的注视下，只要向前走一步都会遭受一番痛苦，好像她的心已被丢到街道中央，任何人都可以践踏。但是，在我们的人性中，却有一条可怕而又仁慈的成规，受难者在他受苦的时候，从来不会明白那是何等可怕，倒是后来的绞痛使他倍受折磨。所以，赫丝特·普琳看上去保持着一种镇定的神态，度过她这暂时的苦难，到了市场西边的绞刑台前。那绞刑台，就像教堂的附属建筑一样，立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屋檐下面。

实际上，用来进行惩罚的这个绞刑台在过了二、三代以后到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一种历史与传统，不过在那古老的年代却是教育好公民的一个颇有作用的工具，就像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简而言之，它是颈手枷台，上边竖立着惩罚的工具，便于把人头牢牢地枷住，好把头向上撑起向观众展示。一种侮辱人的最好的刑罚在这种木铁机械装置中得到了体现与确认。我认为，没有什么暴行比它更违背我们一般人的本性；无论一个人有什么过错，没有其它的暴行比不允许罪人由于愧疚而掩藏自己的面孔更加阴险残酷的了，因为这正是实行这个惩罚的本质。就赫丝特·普琳的例

子而言，和它的很多案例一样，她遭受的裁决就带着这个凶恶的惩罚工具最阴险的特点：罚她在台上站一段时间让众人观看，虽然不必将头伸到枷套里，遭受扼颈囚首的痛苦。而那也恰是这个丑恶的机器再残酷不过的特征。她知道自己现在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走上一段木梯，站到比街道差不多高出一人的台上，展示在围观的人群前面。

在这些清教徒的人群中，如果有个罗马天主教徒，可以由这名怀里抱着孩子的漂亮妇人身上，可以由她那华丽的服饰和态度中，想到圣母的形象——以前许多有名的画家争先恐后要表现的画像；确实，只有在对比中，会让他想到那有个为世界赎罪的婴儿的无罪的母性的圣像。但是在这儿，在人类生活最伟大的性质中，却有一种最深重的罪恶，它产生了一种作用，令世界为了这位妇人的美貌更加黯淡，为了她所生的婴儿更加堕落。

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堕落以前，亲眼看到这种罪恶和耻辱的场景，人们还不至于用微微一笑代替毛骨悚然，总会感到一种敬畏。目睹赫丝特·普琳示众的人们还没有失去他们的纯洁和天真。假如她被判处死刑，他们会漠然地瞧着她死去，而不会说判决太严厉的话；不过他们没有人会像另外一种社会形态里的人那样，将面前的这种示众仅仅看成一个笑料。就算有人感到这事儿有些可笑，也会由于几个非常可敬的重要人物的出现，而只好抑制自己，不敢乱来。总督、他的几个参议、一名法官、一位将军和城镇上的几个牧师正在议事厅的阳台上，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向下注视着刑台。有这么一些大人物不怕有失他们身份的高贵或职务的尊严而亲自到达现场，我们敢确定判决是毫不含糊而具有一定意义的。所以，围观的人群也都显得沉闷而严峻。上千双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胸部。在这样强烈的重压下，那个不幸的犯人竭尽一个女性最

大的努力忍受着。这真是让人无法容忍。她是个满怀激情而又容易冲动的女人，此刻她极力让自己坚强一些，以应付群众用各种各样的羞辱冲着她发泄愤怒，抵挡朝她投来的匕首与毒箭。然而在公众那种庄严的情绪中含着一种更惊人的东西，她宁愿望见一张张严峻的脸变为蔑视的嘲笑，她自己则变成嘲笑的对象。如果在这些人里能发出一阵笑声，由男人、女人与声音尖细的孩子一同开怀大笑，那赫丝特·普琳会对他们报以一丝更加冷漠和蔑视的微笑。然而，在她不得不忍受的这种沉重的折磨之下，她每时每刻都感到一定要使出她全身所有的力气来高声呼叫，并且由刑台上跳下来，要不然她很快就会发疯的。

但是，正在此刻，以她为焦点的整个舞台，好像突然由她面前不见了，或者起码变得模模糊糊，不停地闪烁，好像是一大堆破碎的与像幽灵一样的幻影。她的思绪，特别是她的记忆不同寻常地变得活跃了，展现在她面前的不是西部边陲小城上坎坷的街道，而是其它的场面；不是那些戴着尖角帽，由帽檐底下鄙夷地注视着她的人，而是其它的脸。由一些非常细小的回忆所引起，孩提时代和学校生活、游戏、天真的争吵与少女时期家庭的小事件，全都涌上心头，这跟她后来生活中最可怕事件的回忆连在一起；这一幅画面和另外一幅画面都一样感人；好像一切都很重要，都是一出戏剧。也许这是她精神方面一种有意识的策略，通过展现这些多变的形象，以躲避现实的无情压迫和折磨。

可以这样说，这个颈手枷刑台是一个观察点，它对赫丝特·普琳展现了她从快乐的孩提时代以来曾走过的整个生活道路。站在这个令人悲哀的高处，她又见到了她在老英格兰的故乡农村以及她父母亲的家园；一座用灰石头砌成的破屋，虽然看上去极其破败，但在门廊里却仍有半磨灰的盾形

纹章，当作古老世家的标记。她看见了她父亲的脸：光秃秃的前额和飘洒在伊丽莎白时代旧式环状皱领上神气十足的白须；她也看见了她母亲的脸色，那种亲切的爱的神情，不停地萦绕在她的脑子里，就算在母亲死去以后，依然在女儿的人生之路上常常留下亲切的告诫。她看见了自己少女时期迷人的美貌，照亮了她时常映照的那面镜子，使黯淡的镜面闪闪发光。在那镜子中，她又看见了另外一张脸，那是张年迈体弱者的脸，惨白消瘦，一副学究的模样，他的一双眼睛没有光泽，长时间在黯淡的灯光下披阅繁杂的典籍导致眼睛昏花。不过正是这双昏花的眼睛，在其主人决定要探测人的灵魂的时候，则有着洞悉一切的神奇力量。赫丝特·普琳凭借女人的想像力，立即就想起了这个总是住在书房和斗室里隐居学究的身影：他有些畸形，左肩比右肩稍高。然后在她记忆的长廊里渐渐升起的是：欧洲大陆一座城市纵横交错的窄小街巷、高大的灰色宅院、宏伟的大教堂和典雅而又风格奇异的古老的公共建筑物。在那儿，一种全新的生活曾等着她，这依旧和那个畸形学者有关。当然，这是全新的生活，而它却像一丛长在残垣断壁上的青苔一样用腐质废料养育自己。最后，这些时时变化的场面突然不见了，重新返回这个清教徒殖民地丑陋的市场上来。镇里所有的人都聚拢在这儿，那么多严酷的眼睛都紧紧地注视着赫丝特·普琳——是啊，正是紧紧地盯着她这个人——她站在颈手枷刑台上，怀里还有一个婴儿，胸前有一个用金黄色的丝线精巧地绣着花边的红色的 A 字！

这些都是真的吗？她将孩子向胸前突然使劲儿一抱，孩子哇一声哭了出来；她垂下眼睛看着那红色的字母，甚至还用手指碰了碰，便于让自己相信婴儿与羞辱都是确实存在的。是的！这些都是真的——其它的一切全消失不见了！

### 第三章

这个身上戴着红字的人总算从作为大家严厉注视的对象的强烈意识中摆脱出来，因为她这时候发现人群的最外边有一个人，那个身影立即无法抑制地充斥了她的思想。一个身穿土著服装的印第安人正站在那儿，不过在这片英国殖民地中，红种人并不罕见，这时候有这样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可能引起赫丝特·普琳的丝毫留意，更不会把她心里的其他对象及想法完全排除掉。印第安人身边明明站着一位白人伙伴，这个人身穿一套半文明半野蛮的奇特服饰。

这个人个子不高，一脸褶皱，还算比较年轻。他的面部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聪慧，就像一个人智力的完全发展，一定会在体格方面也有相应的变化，令其表现出一些很明显的特点。他穿戴不是很讲究，尽管他穿着那身土著人的衣服极力掩饰或者减少他体形方面奇异的地方，不过赫丝特·普琳一下就会发现此人的肩膀一高一低。当她初次望见这张消瘦的脸和稍稍畸形的身体时，不禁又一次将婴儿紧紧地搂在胸前。因为她太使劲儿，那个可怜的婴儿再次高声哭起来，然而她的母亲好像没听见。

在这陌生人来到市场而赫丝特·普琳还没有见到他以前，他就已经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了。起初他带着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此人好像主要只习惯洞察人的内心，所有的表面，除了和他的内心有连带关系之外，他都

认为没有任何价值，也无足轻重。但是，他的目光不久便变成灵敏而彻底的了。他的面孔带上了一种局促不安的害怕，好像一条蛇正由那面孔上迅速而用力地缠了过去，然后稍稍停留，蜷作一团，暴露在大家面前。他的神情因为心中强烈的冲动而看上去很阴郁，不过他立即靠坚定的意志遏止住自己的情绪，转眼间，他的表情就恢复了镇静。又过了片刻，异常激动的表情几乎丝毫都看不出来，最终在他心中消失了。当他看到赫丝特·普琳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好像认出他来的时候，他缓慢而镇定地举起一根手指，在空中打了个手势，接着用手指压在嘴唇上。

然后，他碰了碰站在他身边的一位本镇居民的肩膀，很有礼貌地问道。

“先生，请问，”他说，“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示众受辱？”

“你也许是个外乡人，朋友，”那个本镇居民一面回答，一面好奇地端详这个提出问题的人以及他野蛮的伙伴，“否则，你肯定听说过赫丝特·普琳太太，以及她干的丑事儿。我敢对你保证，她在虔诚的迪梅斯代尔牧师的教堂中已经激起了公愤。”

“你说得没错儿，”对方回答说，“我是个外乡人，过去出于无奈而到处漂泊。我在海上和陆上都经历过凶险的风波，在南方异教徒的人民中被关了很久；如今这个印第安人将我带到这儿来找人赎身。因此，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女人赫丝特·普琳犯的罪过——我将她的名字说得对吗？——这个女人犯的是什么罪？为什么要罚她上绞刑架？”

“那好，朋友，”本镇居民说，“告诉你，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在你经历了荒原上到处漂泊的苦难之后，总算踏上了一片土地，在这儿没有邪恶的容身之处，肯定会遭受长官及人民的惩罚。这里就是伟大的新英格兰。

先生，你知道，那个妇人是某位学者的妻子，这位学者生于英国，不过早已经迁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决定渡海前来和我们马萨诸塞州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他首先送自己的太太过来，自己呆在家里处理一些不可避免的事务。那位妇人就住在我们的波士顿，几乎快有两年了，但是那个学者普琳先生却从未有消息传来；此后那个小媳妇，你瞧，就一个人干了丑事——”

“啊！——啊哈！——我知道了，”外乡人无奈地笑道，“按您所说，这个学者原本应该在他的书本里也学到这点的。那么，您是否愿意告诉我，先生，那个婴儿的父亲可能是谁呢？我想，那个孩子——就是普琳太太抱在怀里的，顶多也就三四个月吧。”

“朋友，这件事还没人知道真相，聪明的但以理尚未找到！”本镇居民回答说，“赫丝特太太绝口不提；地方长官费尽心机，不过依旧束手无策。没准儿那罪人就站在这儿望着这个凄惨的场面。他能瞒过世人，可是不要忘记上帝正在看着他呢。”

“那位学者，”外乡人说，又苦笑一声，“应当亲自前来调查，解开这个谜。”

“假若他仍然活着，当然应该这么做，”本镇居民说，“好心的先生，在我们马萨诸塞当局看来，这个女人年轻美丽，肯定是受到巨大的诱惑才变得放荡的——何况，很有可能，她的丈夫或许已在海上遇难身亡——法官们不想依据我们公正的法律处以她死刑。她原本应当被处死。不过他们心地仁慈，只惩罚普琳太太在刑台上站三个钟头示众，事后永远在胸前戴着那个耻辱的记号。”

“一个聪明的裁判！”外乡人说，低头陷入了沉思，“这么一来，她会永远充当训诫罪恶的一个标本，直到那个丑陋的字刻到她的墓碑上。但

是，她罪恶的伴侣没与她一同站在刑台上，我总有些不高兴。不过他一定会被人发现！——他一定会被人发现！——他一定会被人发现！”

他毕恭毕敬地向那个对他讲了很多事情的本地人鞠了一躬，又对他的印第安人随从轻声讲了几句话，他们二人就挤到人群中去了。

在这段时间内，赫丝特·普琳一直在台上站着，双眼紧紧地注视着那个外乡人。她全神贯注地看着，以至于着了迷，在聚精会神的一瞬间，好像世上的一切统统不见了，只剩下他跟她两个人。也许，她在此时此地遇到他比在其它任何场合和他相见更加可怕。这时候，阳光高照，炎炎的烈日照射着她的脸，显示出她脸上的耻辱；她胸前毫不掩饰地露着丑恶的记号；怀抱罪孽的婴儿。城里所有的人就像赶节日盛会一样纷纷而来，人们注视着她那张本来只能在炉边无声的光辉中、在家庭幸福的暮色中还有在气氛庄严的教堂中才能够看到的面容。但是，对赫丝特·普琳而言，这次相见，如果不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或许还要可怕。她觉得这些旁观者的存在不失为一种庇护。她就这样站在那里，在她与他中间隔着许多人，怎么也比他们二人单独相见要好受一点儿。她的确向这种示众场面寻找着避难所，害怕这顶保护伞会由她身旁撤走。她的脑子被这各种想法所充斥，对她背后传来的交谈声居然不予理睬，直到后来那严峻的说话声愈来愈高地再三重复她的名字，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听我说，赫丝特·普琳！”那个声音说道。

前边已说过，在赫丝特·普琳站的那座高台上有个阳台，或者可以称作露天走廊，它和议事厅连在一块儿。当年地方官们集会，要是有什么公告需要发表，一般就在那儿向大家宣布。今天，为了亲眼看看我们描述的场景，贝灵汉姆总督亲自来到现场。他坐在椅子上，身旁有四个持戟的警卫

围着站在那儿，充当仪仗队。他的帽子上插着一根黑羽毛，外衣上镶着花边，里边是黑丝绒的束腰紧身衣，他是一位年迈的绅士，在他脸上的皱纹中写着他艰辛的历程。他当这个地区的首脑和代表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个殖民地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它现在的进步，并不是依靠青春的冲动，而是需要成人严格与适当的精力，还有老年人阴郁微妙的手段；他们之所以会有很大成就，就是由于他们的想像和希望。在总督身边的大人物也全都神气十足，颇有风度，由于在当时所有的权力机构都被认为有着神权制度所赋予的神圣性。毋庸置疑，他们全是好人，公平明智。不过，如果由人类这个大家庭里挑出相同数量睿智贤达的人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因为这些人必须能够坐下来审判一个有了过失的女人的心灵，分析善恶，针对这点来说，他们肯定会比赫丝特·普琳此刻抬头面对的那些公正的圣贤们要差得多。是的，她好像深深地知道这点，不论她等着怎样的同情，只能去人群里的博大而温暖的胸怀中寻找，所以，当她昂首向阳台上看去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女人立即脸色惨白，全身发抖了。

方才叫她注意的声音来自颇有威望的约翰·威尔逊，他是波士顿牧师当中最年老的一个，就像当年从事这个行业的他的同辈人一样，同样是个伟大的学者，并且仁慈善良。但是，后面这种品质完全没有像才智一样获得悉心的培育，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值得自我庆幸，毋宁说使人感到可耻。他站在那儿，便帽底下露出一缕花白的头发。他那两只没有光泽、惯于在他书室黯淡的灯光下读书的灰色眼睛，在明媚的阳光下，像赫丝特的婴儿的眼睛一样不住地眨着。他这种样子就像我们在宗教古书卷上所看见的黑色的雕刻画像，但是，就算确实有一幅画像，像他一样挺身而出，也没有权利干涉人类的罪孽、激情与痛苦。

“赫丝特·普琳，”这位牧师说，“我刚刚在这儿和我年轻的兄弟争辩过，你正是在他的宣教词下受教育的。”——讲到这儿，威尔逊先生将他的一只手放到坐在他身边的一个面无血色的年轻人肩上，“我说，我极力劝服这个虔诚的年轻人，让他面对苍天，当着这些贤明公正的长官的面，在所有人民的旁听下，来解决你的问题，触及你可耻和见不得人的罪过。由于他比我更知道你的本性，他更知道应当采用什么适当的言辞，以克服你的高傲；让你说出那个引诱你这样堕落的人的名字。但是，虽然他的才华和他的年龄不符，却依然保留着年轻人的优柔寡断，他和我争论说，勉强让一位妇女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讲出自己心里的秘密，是同妇女的本性背道而驰的。的确，我极力说服他，耻辱是在犯罪的时候，而并非在于承认罪行。再讲一遍吧，迪梅斯代尔兄弟，你是怎么看的？到底是应当由你，还是由我来处理这个不幸的罪人的灵魂呢？”

阳台上那些威风凛凛的显贵们悄悄地议论了一会儿。贝灵汉姆总督表达了他们谈话的主题。他讲话的语气颇为严厉，但是，他对那个年轻的牧师依旧抱着尊重的态度。

“善良的迪梅斯代尔先生，”他说，“你将对这个女人的灵魂负极大的责任，因此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悔悟，在大家面前招认，得出一个结果，才能够算作你竭尽全力的证据。”

这些坦率的话使得民众的视线顿时全都移到了迪梅斯代尔牧师身上。他是个年轻的牧师，曾经在英国的一个名牌大学读书，为我们这片尚不文明的领地带来了当代所有的知识。他那流利的口才以及对宗教的热忱早就预示了他会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重要地位。他相貌堂堂：前额白皙、宽大而严厉，眼睛是褐色的，很大而稍带忧愁，嘴唇在没有使劲儿紧闭的时候